

必須用階級觀點分析資本家 指揮與監督生產的實質

鄭 羣

在《資本論》選讀課的教學中，我們遇到了資本家指揮與監督生產的性質問題。有人認為，“資本家指揮與監督生產是勞動”；也有人認為，“既是勞動，又是剝削”。而且都引用了《資本論》的某些詞句為自己辯護。我們認為，這些觀點是錯誤的，對《資本論》的理解是違背馬克思的原意的。這是脫離了生產關係，脫離了階級關係去看待資本家指揮與監督生產的實質，既不符合資本主義生產的客觀實際，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精神。辨清這個問題，關係到我們廣大青年劃清勞動和剝削的界限這個根本問題，對於促進思想革命化，在當前興無滅資的階級鬥爭中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有着重要意義。所以，我們感到有必要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不能脫離生產關係理解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

是不是通過生產關係、階級關係考察和說明經濟現象，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分歧之一。作為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馬克思第一個揭示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人與人的生產關係，歸根到底是階級與階級的關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始終一貫地剖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為物所掩蓋的人與人的生產關係——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關係。他深知，離開生產關係，玩弄一些抽象的概念，掩蓋資本主義剝削，正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全部智慧所在。毫無疑問，馬克思完全明瞭，從不同的社會生產過程可以抽象出一些共同的要素。為了說明一般和特殊的差別，他有時也談到這些要素。但是，他曾經明確指出：“用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①因此，要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理解現實的歷史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決不能忘記馬克思的這個最重要的論斷。

認為資本家指揮與監督生產是勞動的人說：“資本家指揮與監督生產同樣是人類勞動的支出，他不僅支出了腦力，而且也支出了體力。同時資本家指揮與監督生產是一種有目的的活動。”他們認為：“這與馬克思關於勞動的論述是相符合的。”

果真符合馬克思的論述嗎？不，完全不符合。

誠然，馬克思在分析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時指出：一切勞動，一方面都是人類勞動力生理學意義上的支出，也就是說形成商品價值實體的抽象勞動是人類腦力和體力的支出。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38頁。

另一方面又都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目的的形式上的支出。以后他还指出：如果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活动相比，人的劳动还是有目的的活动。并且马克思对什么是一般生产劳动回答说：“要是我们从结果的观点，……来考察这整个过程，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①

但是，马克思对劳动的这些特征表述，决不能作为我们说明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是劳动的理由。因为：

首先，马克思说明问题时，如前所述，他为了说明一般和特殊的差别，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往往也论述一般的特征。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正是这样。上述关于劳动的种种提法，都是在进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之前提出的，是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说的，是就人们生产产品的活动来说的，没有表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因此，上述劳动的一些特征对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显然是不充分的。即使用上述劳动的一些特征来说明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是不是劳动，也不能撇开生产产品这点不论。就生产产品的活动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两大阶级中，谁生产产品呢？雇佣劳动者生产产品，资本家只是占有生产产品。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正是为了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劳动产品，那怕他这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为此也消耗了脑力和体力，也不能是劳动。否则就是撇开生产产品这一前提，是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去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它还包含一种独特的社会的生产关系。”^②因此，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了特别的性质，只有那种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才是生产的，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无产阶级一无所有，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所以他是劳动者，他的生产活动是劳动。资本家是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者，他对劳动者的劳动有支配权，强制劳动者为他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的指挥与监督生产就是从事这样的剥削活动。从事剥削活动是资本家最本质的活动，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就是因为他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占有，是他操作的唯一推动的动机。那怕有个别资本家偶而也参加一些生产的活动，但是决不能改变他指挥与监督生产的剥削性质。这是马克思所一再阐明过的思想，怎么能说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是劳动的观点符合马克思的论述呢？仅仅抓住劳动是脑力和体力的支出、劳动是有目的的活动来说明资本家的活动，这是对马克思的论述的错误理解，是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去分析问题的作法，因而是错误的。

二、资本家的指挥与监督功能是由劳动过程的 资本主义性质和对抗性质引起的

有人之所以把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看作是劳动，是因为他们把资本家的指挥与监督生产看作是生产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来看待。这实质上是撇开了生产过程的阶级内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5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50页。

容，而且混淆了那种由共同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指挥功能和由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对抗性质产生的指挥功能。从而对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的性质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我们认为，这种混淆在实际上，在理论上都是不允许的，同样地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

由多数人在一起共同使用某一生产场地，或共同完成某种产品的制作过程时，的确，需要一个生产上的指挥者，以便协调各人的活动。所以，马克思把这种生产上的指挥者比喻为乐队的指挥，他既可协调各人活动，又可代表各人的意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这种指挥看作是生产上的必要条件。

资本家对生产的指挥与监督却不是这种情况，不具有这种性质。在阶级社会里，由劳动者以外的阶级来执行指挥与监督生产的职能这一现象，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如奴隶主与封建主，他们都曾经是生产过程的指挥与监督者。这是因为这些阶级占有了生产资料，并且要占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同样，在历史上为什么会有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指挥与监督呢？也是因为资本家占有了生产资料，而直接的生产者则一无所有，不得不出卖自己仅有的劳动力为资本家卖命干活。资本家就是凭藉着自己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并通过生产过程去榨取劳动者的血汗。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一方面为了实现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并且使生产过程符合他罪恶的目的，而必需对生产进行指挥与监督，另一方面，为了对付劳动者的反抗，必然也会加强镇压手段。马克思已经指出，指挥与监督在属于资本家的功能时，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发动的动机和决定的目的，是尽可能大的资本价值自行增殖，那就是尽可能最大的剩余价值生产，也就是资本家对劳动力实行尽可能最大的剥削。但是，同时使用的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他们的反抗会跟着增加”^①。由此可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指挥者，他是以一个和劳动者处于完全对立地位而出现的，他的地位与身份，实质上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榨取劳动者血汗的剥削者；同时是对劳动者施行暴力手段的镇压者。因此，处于这种阶级对立地位的生产上的指挥者，他的存在本质上与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即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和劳动过程本身并无必然联系。所以它与由共同劳动过程所生出的指挥职能不能相提并论。

如果从指挥与监督的职能来看，那种由共同劳动过程所产生的指挥与监督，是直接行使共同劳动过程本身所要求的组织生产、协调各人活动的职能，使共同劳动过程更顺利进行。但是，资本家对生产的指挥与监督，其职能不体现共同劳动过程本身的一般要求。虽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往往是由雇佣许多人在一起共同进行的劳动过程。但是，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于劳动过程的指挥去达到他榨取剩余价值的可耻目的。因此对于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这一职能及其效果的衡量，不在于劳动过程本身是否进行得很顺利、很协调或很有秩序，而在于劳动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否能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是否残暴地镇压了工人。

由此可见，资本家对生产的指挥与监督，与共同劳动过程本身并无本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仅仅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紧紧地联系着。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劳动过程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0页。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正是将那由共同劳动过程性质产生的指挥功能和由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对抗性质产生的指挥功能混淆起来，把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说成是劳动，并进而推论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是“监督工资”，于是资本家和工人一样，都付出了劳动，都得到了工资，谁也不剥削谁了。马克思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曾给这些辩护者以彻底的批判。但是，在今天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实质上仍重复着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老调，也就在客观上起了为资本家辩护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其所以会出现这种论点，不只是理论上没有把握住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立场上，思想意识上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以致在观察与分析问题时，不善于把握住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三、应该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的二重性

有人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指挥有二重性，这就是说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既有剥削的一面又有劳动的一面。

我们认为，上述理解是错误的。

马克思关于指挥与监督的二重性问题，首先所论述的还不是资本主义的指挥与监督生产的二重性，而是从一般意义上的指挥与监督的二重性论述开始的。他说指挥与监督有两重性，一方面一切直接社会的共同的规模较大的劳动，都需要有一种指挥，以便协调各人的活动，这是一般性的功能，或者说是一种生产的劳动。另一方面，一切建立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间的对立地位上的生产方式，都必然要指挥与监督，如资本主义的指挥，便是资本的功能，它具有特别的性质^①。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两重性，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指挥与监督而言，至于资本主义的指挥与监督只包含在马克思所讲的“另一方面”的性质当中。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辩证法与阶级分析法的要求。

因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于事物自己内部矛盾的特殊性。事物的根本的质就是由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决定的。而为了认识某一事物的质首先就要分析某一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当然我们就不能以指挥与监督生产的一般去代替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的性质。而只能以包含在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中的特殊矛盾，即以其中所体现的阶级关系来判断它的性质。所谓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的特殊矛盾就是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它是作为榨取劳动者血汗、镇压劳动者反抗的手段而出现的。所以，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的性质不具有以上所说的那两重性。

那末，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指挥与监督的二重性是指什么呢？在《资本论》第一卷曾这样写着：“资本主义的指挥在内容上是二重的——因为他所指挥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二重的过程，一方面它是形成一个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②。有人就这样认为，从劳动过程看它不体现剥削，所以是劳动，从价值增殖过程看则体现着剥削，它就不是劳动而是剥削活动。

我们认为，上述理解也是错误的。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0页；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82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页。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是不是一种抽象的，没有阶级内容的，不存在剥削关系的劳动过程呢？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虽然考察过劳动过程一般，但当他考察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时，并不是简单地运用劳动过程一般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去说明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而是把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置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进行考察的，因而剖析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点。他指出：“劳动过程，当作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提示了两种特别的现象。劳动者的劳动属于资本家，他也是在资本家的统治下进行劳动。资本家会注意着，使劳动有秩序地进行，并使生产资料的使用适合于目的，不浪费任何原料，还要爱惜工具，……。第二，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劳动者）的所有。资本家比方说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在这一日之内，它的使用权，像其他任何一种以日为期出租的商品（例如马）的使用权一样，已经属于他。”^①由此可见，劳动过程本身已经反映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显示了劳动产品归资本家所占有的剥削关系，它与价值增殖过程一样体现着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所不同的仅仅是价值增殖过程反映着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而劳动过程则反映着资本家对产品的无偿占有。所以，不能认为，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不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更不能以此来证明资本家对于劳动过程的指挥作用就不具有剥削的性质。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指挥在内容上是二重的，只能这样理解：一方面他所指挥的劳动过程是对劳动产品的剥削和占有，另一方面他所指挥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占有。

其次，我们从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关系来看，在客观上它们是一个过程不可分割的两方面，也是矛盾对立的两方面。前面已经谈到，认识事物的性质，首先要分析存在于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而就特殊矛盾来看，又要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毛主席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②那末，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价值增殖过程，因为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特点，这正是资本主义剥削区别于奴隶制、封建制剥削的特点所在。由此可见，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基础上的指挥与监督生产的基本性质，只能由价值增殖过程的特点来决定。

综上所述，正确理解资本主义指挥与监督的二重性，只有把它直接置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进行研究，才能看出它的本质，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四、不能以资本主义生产力有所发展来否定 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的剥削实质

有人认为：“资本家指挥与监督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可以算作劳动”。我们认为，这种论点也是混淆了不同的问题，同样地违背了客观现实。

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时，曾经起过推进生产力的作用。但是，没有脱离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唯物主义。站在无产阶级立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0页。

场，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应当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历史作用呢？应当怎样看待资本家及其指挥监督生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呢？正是马克思，他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为我们树立了范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过程中，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三个阶段。马克思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写出了这个为劳动人民带来重重苦难的过程。他明确地指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心目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为了推进社会生产，需要提高劳动生产力；资本家只有一个狼一样的贪欲：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只是为了在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劳动，为了吞并和清扫小生产，以及受到资本家之间追逐剩余价值的竞争所强制，资本家才压榨工人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只能通过摧残劳动者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对生产的指挥和监督所起的作用，如前面已经分析的，也只是加强对工人的压榨，镇压工人的反抗。结果，劳动者受到了灾害性的苦难。马克思曾经列举了大量的确凿的事例。只就英国发展棉纺织业说，资本家在工人三代人生命的时间就夺去了九代人的生命。我们从各地的厂史中也可看到，中国的资本家在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同样地摧残了整代整代的工人。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虽然发展过生产力，但同时都牺牲了最主要的生产力——劳动者；而在生产过程中直接起着摧残劳动者的作用的，正是资本家对生产的指挥和监督。难道我们竟能把摧残劳动者的指挥和监督生产，说成是劳动吗？

应当认识，资本家的指挥与监督生产是不是起过推进生产力的作用，这是一个问题；资本家的指挥与监督生产算不算劳动，这是另一个问题。二者不能混同。不论资本家的指挥与监督生产，对生产力的发展起过什么作用，也不能改变它的剥削实质。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看到，相对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虽然有所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一样，是剥削制度；资本家同奴隶主、封建地主一样，是剥削者；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剥削和压榨，毫不亚于奴隶主对奴隶、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资本家的指挥与监督生产，在剥削实质上，同奴隶主的锁链、封建地主的棍棒毫无区别。

我们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曾经有所发展。但是，能把功劳记在资本家名下吗？不，绝对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直接从事产品生产的，是雇佣工人；改良工具和制造机器的，是雇佣工人；改进操作方法的，也是雇佣工人。只是因为千千万万雇佣工人流血流汗，才换来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功劳只能归于雇佣劳动者。

还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在它的初期所起的推进生产力的历史作用，早已消失。包含着残酷剥削和阶级对抗关系的资本主义制度，早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指出：“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①时代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完完全全成为历史的赘瘤了。在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已经进了博物馆。在其他地区，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绝不可比拟的。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上还有一些人，会念念不忘资本主义初期的历史作用的，会千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42页。

千方百计地要在资本家指挥和监督生产上写下几条功劳的，这究竟表现了哪一个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感情呢？这难道能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吗？难道是符合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吗？

×

×

×

划清劳动和剥削的界限，不但是有根本意义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与当前阶级斗争直接联系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只有懂得剥削，才能懂得革命。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懂得爱劳动者，恨剥削者，是我们广大青年思想革命化的起点。象《资本论》这样的经典著作，它正是教导我们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认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的伟大著作。为什么我们中有的人在学习中感到认识模糊？除了思想认识上的形而上学外，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我们是不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学习的？我们是不是忘记阶级斗争了？立场是不是站稳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是不是鲜明？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青年在学习经典著作时，也决不能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决不能忘记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线索。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我们不但不可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去领会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而且很有可能完全背离经典著作的原意，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